

前 言

我们提倡让孩子们多读一些外国名著。好处至少有两条：一，使他们开阔眼界，了解世界各国的地理、历史、风俗、人情等等；二，让他们吸取营养，学习世界各国人民的优秀品质。如今是开放的时代，对教育孩子们来说，这两条是必不可少的；而小说有故事有描写，都以情感人，更容易为孩子们接受。

小说有篇幅短的，有篇幅长的。有些小说篇幅较长，孩子们往往没有耐性或者没有时间把它读完，但是读一读又很有好处。我们打算改写这样的小说，让孩子们读了知道个大概，也能得到一些好处；他们如果有兴趣有时间，可以再去读全译本。我们想用这个办法编成一套“世界文学名著少年文库”，让孩子们花比较少的时间，能够通过外国的著名小说得到开阔眼界和吸取营养的好处。

外国的著名小说多得数不清，往往一位作家就有好几部。我们打算每个作家只选一部，当然选最适宜给小读者们读的。改写的时候，努力做到保持作者的原意和风格，还要让孩子们容易读下去。每部改写本都附一篇作者的小传，作者的其它作品，拣重要的在小传中作概要的介绍，好让孩子们读了留下个印象，将来去读译本或原本。

在司忒潘·阿卡谛耶维奇·奥布浪斯基公爵的家里，一切都乱了。

妻子杜丽发现他和从前的法国女家庭教师有暧昧关系，立刻大闹了一场，声言再不能和他住在一起。奥布浪斯基晚上只好到书房的沙发上去睡，而杜丽，三天以来就没走出过自己房间一步。家里人都觉得和他们在一起没意思，英国女教师和女管家吵了架，准备去另谋职业；厨师走了，厨娘和马车夫也辞了工。小孩子到处乱跑，成了没人管的“野孩子”。

奥布浪斯基知道这完全是自己的过错造成的，只好忍气吞声。可妻子不见他的面，他想去认错也不行。

“怎么办，怎么办呢？”这几天他一直在想办法挽回局面。到底让他想起了一个人，一个能帮他劝说杜丽的人，就是住在彼得堡的他的妹妹，安娜·阿卡谛耶夫娜。于是，他去给安娜拍了电报，请她立刻到莫斯科来。

吵架后的第三天早晨，奥布浪斯基刚从沙发上醒来，仆人马特伟走进来递给他一封电报。他拆开一看，脸上的愁容消失了，笑着对马特伟说：“我妹妹明天就要来了。”

奥布浪斯基梳理完头发和胡须，吩咐马特伟把安娜要住的房间收拾好，就穿上皮大衣去上班。

想起妹妹安娜，自然也就联想到妹夫亚历克赛·亚力山特罗维奇·卡列宁。奥布浪斯基现在的职位，还是靠卡列宁给引荐得来的。奥布浪斯基从小就懒散又顽皮，喜欢过放纵的生活，可是他的运气不错，才三十多岁的人，就已经在莫斯科的政府机关里当了一名体面的官，薪金很不少。他凭着温和又开朗的性格，从不和同事们发脾气，不争论，也不嫉妒，所以得到了所有认识他的人的欢心。

奥布浪斯基来到班上，和遇到的人一一打了招呼，就开始办理公务。听着秘书的汇报，他心里却在想：“半个钟头以前，他们的长官还象个有罪的小孩啊！”

休息的时候，他点着一支烟吸着，走进私室。门房跟进来对他说：“刚才有个什么人要见您，我叫他等办公完了再来……”

“他在哪儿？”

“那不是！”门房指着门外。

奥布浪斯基望过去，见一个蓄着卷曲胡须，肩膀宽阔的健壮男子正急匆匆地跑上台阶。他立刻认出来了，就迎上前去。

“哦，原来是你呀，列文！你怎么肯驾临我们这个巢穴里来了？来了好久了吗？”

他拉着列文的胳膊，走进屋里，就向同事们介绍起来：“这是我的朋友，康斯丹丁·地米特立维奇·列文，一位运动家、

牧畜家、猎手，单手可以举起五十普特^①呢！噢，他是卡拉金斯基县的议员。”

“不，我已经不在县议会了。”列文皱着眉头纠正说，“我和他们所有的人吵了架，不再去参加议会了。”

“为了什么？”奥布浪斯基笑着问他。

“哦，简单一句话：一方面那个议会什么也没干，也什么都干不成，简直象个玩具，我不感兴趣；另一方面，它又是结党营私的工具，和从前的监督裁判所一样，只不过形式上不受贿赂，而是拿薪水……”列文越说越激动，好象所有的人都在反对他的意见似的。

奥布浪斯基连忙打趣地说：“我看你快成了保守党了。”又仔细打量起列文穿的一身新做的法国式西服，“噢？你不是常说，你不再穿西服了吗？怎么今天？……”

列文的脸突然红了，而且象孩子一样难为情，说话也不顺畅了：“我，我有件事，要和你，和你单独谈谈。哦，也就一两句话，其实，也不特别要紧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薛杰巴兹基家里的人怎么样？一切照旧吗？”说出这话，列文的脸红到了脖子根。

聪明的奥布浪斯基立刻明白了列文的意思，眼睛愉快地眨着，“好啊！我本应该让你到我家去的，可我，我的妻子病了。这样吧，薛杰巴兹基家的人四点到五点在动物园里玩，吉

^① 一普特等于 16.3 公斤。

提去滑冰。你可以到那里去见他们。我这里忙完了，就去找你，一道去吃晚饭。”

“好极了，那么再见！”

“当心！我知道你，说不定又一下子跑回乡下去。”奥布浪斯基露出神秘的笑。

“不会的！”列文说完，仍然是急匆匆的步子，走了出去。

二

住在乡下的列文，在离开莫斯科两个月以后，这次又来到这里，他要办的事，奥布浪斯基已经猜到了。他是来求婚的。那位姑娘正是杜丽的亲妹妹，薛杰巴兹基公爵的三女儿，吉提。

列文家和薛杰巴兹基家都是老贵族，彼此交情很深，列文又跟吉提的哥哥同时进的大学。那时候，他经常出入这个家庭，和每个成员都很熟悉。列文从小失去了父母。对于大家庭的生活，他还是在这里第一次见到。特别是老公爵的三个女儿都那么漂亮、聪明，他简直看不出她们有什么缺点了。

在学生时代，他先爱上了杜丽；杜丽和奥布浪斯基结婚后，他又爱上了二女儿纳塔丽亚，而纳塔丽亚很快又嫁给了一个外交家。于是，他发现，他真正爱的是最小的吉提。

本来，出身贵族并拥有资产的他，向一位公爵的小姐求婚，是很简单的事，很可能成功。偏偏列文却迟迟没有表示出来。他有些自卑，总觉得吉提不会爱自己，她的亲属也不会同意。他 32 岁了，在社会上还没有一定的地位。他的同辈人，有的已经做了团长、副官，有的是大学教授，有的成了银行或

铁路的经理，或者象奥布浪斯基那样，当了政府的长官。而他，仅仅是一个从事农业和牧畜的乡下地主——在社交界人们看来，这是一个没有才能、没有出息的人做的事。所以，列文在和吉提相处两个月以后，断定事情没有可能，就突然离开了莫斯科回乡下去了。他很喜欢自己从事的农业。

在乡下过的两个月中，他几乎天天都想着吉提，又觉得没有会被拒绝的理由。这个问题不决定，真让人片刻不得安宁。他这次到莫斯科来，就抱定了求婚的决心，如果成功了，就立刻结婚。岁数不小了。

下午四点钟，列文在动物园门口下了车，看见薛杰巴兹基家的马车停在这里，知道吉提他们已经来了。天气晴朗而且寒冷，他沿着通往溜冰场的小路走，暗暗嘱咐自己：“别太激动了，镇静些。”可呼吸越来越感到困难了，“怎么搞的？傻瓜！”

前面传来雪橇滑动声和人们的欢笑声，他急走几步，溜冰场就展现在眼前了。立刻，他在川流不息的溜冰者中，一眼就认出了她。

吉提正站在冰场的那一边，和一个妇女交谈。她的衣服和表情没有什么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，但是列文找到她，就象在荨麻里找到蔷薇一样容易。这一刹那间，他心头狂喜又有点恐惧，虽然努力克制着不去看，可心里却只有她。

那边有人喊：“喂，列文，俄罗斯第一溜冰家，来了好久了吗？快穿上冰鞋吧！”

列文抬头望去，见是吉提的堂兄弟尼古拉，正坐在园里的椅子上，就朝他走过去，还大声叫道：“我没带着冰鞋呀！”

他马上感觉到吉提听见了他的声音。她已经转过身，迈开双脚朝他们滑过来，怕摔倒了，张着两臂以防万一。转弯之后，她才大滑了一步，过来站在尼古拉身边，拉住他的手，又向列文微笑着点点头。她那一头金发，孩子气的脸，纤小秀美的身影，尤其是温柔而诚实的目光，使列文感到喜悦。

“你来了很久了吗？”吉提把手递给他。

“我？啊，没有，没多久，昨天，不，我是说今天，我刚到。我要来，来看你。”列文说了这句话，脸已经涨红了，又忙加上一句：“不知道你会溜冰，而且溜得很不错。”

“这里的人都说，你是最好的溜冰家呢！”吉提用带着黑手套的手拂去暖手筒上的碎冰，“穿上冰鞋，我们一起滑吧。”

“我马上去穿！”列文说着，就跑去租冰鞋，心想，“一起来滑吧！她说的。看来我有希望。好了，让胆怯滚开吧！”

不一会儿，他穿上冰鞋，脱下大衣，走到冰场上，毫不吃力地转换着方向，几步就滑到吉提身旁。她把手伸给他，两个人并肩起步，越滑越快，她把他的手也越握越紧了。

“和你一道滑，我学得就快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相信你。”吉提笑着大声说。

“你靠着我的时候，我也就有自信了。”列文说出这样的话，自己也吃了一惊，脸又红了，忙瞟了吉提一眼，见她脸上的笑容慢慢消失了，甚至微微皱起了眉头。“有什么不愉快吗？不过，我没权力问的。”他忙说。

“不，没什么。”吉提把话岔开，“噢，琳璐小姐在那里呢！她喜欢你，你去见见她吧！”

列文只得跑过去，和那位法国老妇人说了几句。等他回到吉提身旁的时候，她的脸又重现了平静的常态。两个人随便说起来。

“你冬天在乡下住着，真的不闷气吗？”

“不，不觉得闷气。我非常忙。”

“这次来，要住很久吗？”

“我，我不知道。”

“你怎么会不知道？”

列文决定打破这种平静的局面，就大胆地说：“真的不知道。这完全在你了。”说完，他又恐慌起来。

吉提的脸色又变了，低下头把脚踏了两下，急忙从他身边溜开，朝脱冰鞋的小屋滑去。

“我的上帝，快来帮我吧！”列文不由得祈祷了，“我说了些什么？”

他看见吉提已经换好鞋，从小屋里走出来，准备走了。她的母亲公爵夫人，已在台阶上迎接女儿。列文想了想，也去还了冰鞋，离开冰场。在公园门口，他追上了她们母女。

“看见你很高兴。”公爵夫人毫无表情地打着招呼，“我们礼拜四在家。”

“今天就是礼拜四。”

“噢，我们会高兴看见你。”公爵夫人说，脸上却没有笑容。

吉提感到母亲太冷淡了，就回过头来，对列文笑了笑，说：“晚上见！”

正在这时候，奥布浪斯基歪戴着帽子赶来了。他和丈母娘说了几句，就挽起列文的胳膊。“走吧，我们去英国饭店。”

列文跟着奥布浪斯基走了，可他耳边还不住地响着“晚上见！”这句话，还看见了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吉提的微笑。他的心情也随着变得愉快了。

三

然而，到了晚上，列文走向薛杰巴兹基家的时候，他的心情又沉重了。刚才在英国饭店，奥布浪斯基的话总是响在耳边：“你认识渥伦斯奇吗？他是你的情敌，一个十分可爱的和蔼的有教养的男人，现在正狂热地爱着吉提。而且吉提的母亲也……事情微妙得很呢！”

列文的心乱了。他感到原有的神圣的感情被“做了人家的情敌”的事玷污了。不过，他并不想示弱，还是准备来见吉提，一切让命运来决定吧！

此刻，吉提在自己家里，也有着青年人初临战场的感觉。她刚十八岁，可在社交界已经获得了很大的成功。两个求爱者：列文和渥伦斯奇，使她的双亲第一次认真考虑了她的终身大事。老公爵赞同列文，说他和吉提相配再好没有了。公爵夫人却不喜欢列文。她不喜欢列文经常发表令人奇怪的激烈的见解，不喜欢他在社交界那么羞怯，更不喜欢他专心致力于农业和畜牧，过古怪的农村生活。她顶不喜欢列文的是，当他明显地爱上吉提以后，经常上门来，却好象在观察什么，全不懂一个男子常去拜访未婚女子是应该表明来意的，甚至后来

突然就走掉了，回乡下去了。

渥伦斯奇的出现，使公爵夫人异常高兴。渥伦斯奇出身望族，富有，聪敏。作为士官生，他的前程灿烂。而且，他那么多情：在舞会上向吉提献殷勤，请她跳舞，又找上门来，表示诚意。可以看出来，吉提也爱上了他。前几天，渥伦斯奇对吉提说，他们兄弟都习惯听母亲的话，重要的事要由母亲决定，而过几天，他母亲就要从彼得堡来了，他感到特别幸福。这种暗示，使公爵夫人更加渴望把吉提的婚事定下来。所以，今天下午当列文重又出现的时候，他很冷淡，不希望再发生波折，特别担心女儿碍于名声而答应列文。当母女俩回到家以后，公爵夫人忍不住问起来。

“他来了很久了吗？”

“他今天才来的，妈妈。”

“我有件事要跟你说。”

母亲那么严肃，使吉提猜出她要说的的是什么，“不，请您什么都别说吧，那种事多可怕呀！我知道，我全知道。”

“你不会对我隐瞒什么吧？”

“不会的。妈妈。”

饭后，吉提想到列文就要来了，心不由得怦怦直跳。她默想着过去和列文相处的日子，总也抹不掉对他的好感，在他面前自己总是直爽的，现在想起来也觉得愉快。可想到渥伦斯奇的时候，她又被幸福生活的远景所吸引。在决定一生命运的大事上，她还是选择了她。

七点半钟，她刚下楼来到客厅，仆人就进来报告客人的到

来：“是康斯丹丁·地米特立维奇·列文。”

这一瞬间，吉提的脸苍白了。她相信列文是故意早来的，要和她单独会面，又马上想到，为了爱一个男子，自己就要伤害另一个她喜欢的男子，残酷地伤害他……但是，不得不这样。

“我的天，我真要亲口对他说吗？告诉他，我不爱他？这是撒谎。噢，我还是走开，不见他吧。”她走到门口，可已经听见了他的脚步声，“不行，这是不诚实的。我怕什么呢，我又没做错事，我要说实话。啊，他来了！”

列文强壮的身影出现在门口。“我来得太早了。不过，我就是要在只有你一个人的时候来看你。”他说这话的时候，并不看她。

“啊，妈妈就要下楼来了。”吉提红了脸，也不知嘴里说了些什么。

“我告诉你，我不知道要在这里住多久，那……那完全看你。”

吉提的头低下去了。

“是完全看你。”列文鼓起勇气说，“我的意思是，是说……我特意为这个来的……你，做我的妻子。”他终于说出了那最重要的话，然后突然中止了，望着她。

吉提艰难地呼吸着，心头一阵狂喜。第一次，一个男子向自己求婚了，她感到幸福。可她马上想到了渥伦斯奇，就抬起头，望着他，迅速地答道：“不，那不能够……原谅我。”一瞬间，她感到和他相距多么遥远啊！

“结果一定会这样的。”列文说，不再看她，鞠了一躬，就准备退出去。

但是这时候，公爵夫人下楼来了。她看见这两个人困惑的神态，立刻猜到了发生了什么事。“谢谢上帝，她拒绝了他。”公爵夫人心想，就若无其事地坐下来，向列文随便问起了乡下的生活。列文只好坐下回话，等别的客人来了，再溜走。

过了几分钟，吉提的朋友诺得斯顿伯爵夫人走了进来。这个削瘦的女人在吉提家常遇到列文，可总不喜欢他，也不希望吉提嫁给这个古怪的男人。为了这个，她一见到列文，就想尽办法挖苦他，嘲笑他。今天，她也不想放过机会。

“噢，是你呀！”她把被烟熏黄的手递给列文，想起他曾经说莫斯科是巴比伦^①的话，忍不住冷笑了一声，“你怎么又回到我们腐败的巴比伦来了？是巴比伦变好了呢？还是你堕落了？”说完，她得意地瞧了吉提一眼。

“我的话你记得这么清楚，我真非常荣幸。”列文说。他急于退出去，就不想再说什么。

可公爵夫人又问起他来：“你忙着议会的事，不能在这里住长了吧？”

“不，我已经不是议员了。”列文有些生气，故意说，“我要多住几天呢！”

诺得斯顿伯爵夫人看着列文发呆的面孔，心想，“奇怪，他

① 巴比伦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繁华古城。常借指奢侈堕落的城市。

今天没有好辩的神气，出了什么事了吗？”就又主动进攻说：“有件事，还要请你跟我讲明白：我们家领地里的农民和女人们把他们的东西通通吃光喝光了，现在还缴不上租子。这是什么道理？你可是常常那样称赞农民的。”

“原谅我，夫人。这种事我一点也不知道，也不能告诉你什么。”列文说着，站了起来。

门又开了。进来的是一位太太，后面还跟着一个军官。

“这一定是渥伦斯奇！”列文心想，回头望了望吉提，见她的眼睛顿时明亮了，知道她爱那个人。列文就决定再坐一会儿，要看看，这个吸引住吉提的男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。列文属于这样一种人：当遇到胜过自己的敌手，总是带着刺痛去寻找对方的长处。

渥伦斯奇的长处，真是一目了然。他身材不很高，却很健壮，脸色黧黑却十分和蔼、漂亮而又沉稳、果决。剪短的黑发和新剃的下鄂，崭新的军装，都显出朴素雅致的风格。进来之后，他先问候了公爵夫人，又走到吉提面前，谦逊地鞠躬，把手伸给她；随后，对在场的每个人都寒暄几句，却独独没有看列文一眼。

“让我来介绍，”公爵夫人指着列文对渥伦斯奇说，“这是康斯丹丁·地米特立维奇·列文。”又转向列文，“这是亚历克赛·吉里罗维奇·渥伦斯奇。”

渥伦斯奇这才亲热地望着列文，和他握了手，说：“早就想认识你了，可后来听说你回乡下去了。”

“他一向是瞧不起并且憎恶我们这些城里人的。”诺得斯

顿伯爵夫人又趁机向列文进攻。

渥伦斯奇却笑着把话引开，问列文：“你常住在乡下，冬天一定很发闷吧？”

“不，只要有事做，不会发闷。况且，一个人也不感到沉闷。”列文的语调很生硬。

“我也喜欢乡下的生活。”渥伦斯奇装作不在意。

诺得斯顿伯爵夫人插话：“但是我想你总不会赞成老住在乡下吧？”

“这我不知道。我从没住过很久。可我记得，我和我母亲在法国和意大利的时候，非常想念俄国，特别想我们俄国的农村……”渥伦斯奇侃侃而谈，把目光从一个人身上移到另一个人身上，而当别人想要说话时，他就立刻打住，让人家先说，自己也留心听。他的到来，使屋里的气氛活跃多了。

话题转到了降神术上来，相信神会降临的诺得斯顿伯爵夫人活灵活现地讲起她见到的扶乩^①时出现的奇迹。渥伦斯奇立刻表现出极大的兴趣，笑着要求她也让他看看这个玩艺儿。伯爵夫人答应了，又望着列文，挑战似的问：“你呢？你相信这个吗？”

列文绷着脸说：“你知道我会怎样回答的。我认为，相信这种扶乩，证明所谓有教养的上流社会并不比农民高明。”

“你不相信吗？”

“我不能相信。”

① 是一种不借物力而使桌子摇动的降神法，类似我国的扶乩。